鄒氏學脉

鄒氏學脉引

先儒曰切脉可以體仁夫四肢百體何與於脉而切脉可以知其病以是知百體四肢皆一氣之所流貫而脉則所從候氣者也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不仁者氣不貫也人之為人者氣而通天下萬世皆一氣之所貫故語下學而玄上達氣不通於上其脉沉而滯

語上達而淺下學氣不貫於下其脈虛而浮此兩者皆謂之不仁孔氏宗仁而伯魚之詩禮子思之中庸皆不失下學上達之宗故天下謂孔氏一脈吾邑中鄒氏祖曲阜宗會稽會稽之良知肇自孟氏孟氏心氣不二遙遙貫一家法故言良知必證之孝敬其血脈相承可識已鄒氏三世同仁其大指具于子氏

所刻語錄中王大常先生復陽明之予無容
贅一詞第願世學者毋之無色取而違仁高
之無証空而畧行則世道之賴於吾儕者多
矣此固子予氏丕闡謨烈開啓後學之本意
亦其仁脉隱隱動於中而不能自已者也
萬曆戊申孟夏邑後學劉元卿拜書

夫學之爲脈其若人之血脈乎父子祖孫下逮雲仍來耳一派流傳乃稱正脈一幷續而以支派嗣還正脈矣夫學以心爲脈也真心本體人之具足學以復此真體也所惺惺然所備之此自堯舜而周孔而濂洛聖聖相承心心相印廉化經也裔克世誦法孔子積仁累行以開爲家

至我高安文易齋夫子始以儒顯焉

于孝友請共守儀所著易齋集

稼書奏議志在叢錄屬以未遠散

逸世傳勇考家譜所載略曰人生一世

如輕塵棲弱草為之節義是君

主要吾人惟常要檢束嚴整則不輕

於放肆常要惺惺法則自然規矩

不可刻須臾敬之一字嗚呼言非孔氏正
脈哉篤生我王父文莊大先生學宗王文
成深矣致知宗旨躬踐而將諸之我
祖我父世守厥脈罔敢失墜以故發為
論議壹稟於正務心學是闡以繼往為
開來先後一揆也異學杖無羨議以
通譯學者往往與辯決敦和大失其脈稍

竊影響剿形貌情而行或不摭其奧也
流為浮濫而謬以蕩尋章摭飾自擬
實備而見或弗徹其奧也流為之義
號哀而謬以離夫心而可蕩且離乎蕩且離
守語正學乎哀賦性顓愚弱冠失怙
憶先子永訣時無他語第令常讀先
文莊年譜是訓是行哀奉命惟謹已

稟學 稟學

塘南王先生語以悟性修命行且澈以家學之赫可荒別蓮愧然刻意複修期無悖父師訓歲庚子夜夢先子課以由仁義行非行仁義題寤寐焉會手錄之左鑿諸兒曰鄒氏學脈用以自勵間以白王父王父喜曰小子故依附名理乃有及此耶嗣自今引

之旬替星在若矣小子勉之因命亟梓傳命六家以應試川吊及也亡何王父病且弗禄已嗟嗟遂言在耳而思履之居常覲覲矣小子未專餘生猛自奮迅求明此學為全歸計且以報我祖父地下舉手是編請梓于王先生先生言前簡鑿設未夫學心學也匪修不為悟匪悟不為修修析題微妙內外是文派

非正脈也則是孫如當直衰家一人學脈哉即堯舜以來相傳一脈不外是矣衰不敢自私而公之人冀以白我祖父勤勤懇懇明道覺人至意且見所學之正也使是編出倘因是以求堯舜以來相傳一脈而恪守之以待後之學者毋爲異說所亂以自外於正脈則我祖父慰藉深矣

鄒文莊公曾孫袞百拜謹書

劉氏學脈卷之一

東廓先生要語　　　門人[illegible]述

志於富貴則敗度敗禮不足以語功名志於功名則求可求成不足以語道德志於道德則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達則爲伊周窮則爲顏閔何嘗無功名何嘗不富貴富貴不由於道德則墦間醉飽祇爲妻妾之泣功名不出於道德雖一匡功烈童子且耻稱之故學者莫先於辨志

古人以心體得失爲吉凶今人以外物得失爲吉凶

作德日休作僞日拙方見影響不爽奉身外物事事整飭而自家身心先毓破蕩不祥莫大焉故脫去凡近以游高明不求人知不求同俗乃是考亭喚醒來學趨避關頭

爲善而舜爲利而蹠一念跬步便是萬里程途今以舜爲師則蹵然不敢當以蹠爲歸又艴然不肯當不舜不蹠中間豈有駐足處

爭名奪利疲精瘁神以騖朝市如蝸牛升壁涎枯而不知止志道據德歛聰收明以慎屋漏如虬龍藏

淵芳餌不能動故善學者愛其身以爲萬物之主不善學者輕其身以爲萬物之役

明明德于天下吾儕自省有此願欲否發育萬物與天地參吾儕自省爲性分內事否

吾儕之學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一體之間心腹至髮膚兼所養何處下刀割之使小故纔讓第一等與人於範圍曲成體段多少分裂學詩學文皆學也以道爲志乃是第一等學術詩人文人皆人也以聖爲志乃是第一等人品

秉彝之良孰不欲敏事做箇孝弟人孰不欲慎言做箇忠信人孰不欲親師取友做箇有道義人只被求飽求安念頭壞了一生故士而懷居與耻惡衣惡食並斥以未足與議麾諸門墻之外

人生精神命脉箇箇具足但入聞仁義出見紛華東奔西鶩疲精勞神兩無所就譬如兩頭蛇未得須臾寧靜而畢竟不能千里須是專心致志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若大鵬之圖南息以六月而扶搖萬里其孰能禦之

習俗纏繞擺脫不去只是此志不立之病誠使翦棘之念如焚如炙則種種纏繞立可廓清試看人在焚炙中能忍須臾不求擺脫乎吾心本體原自弘大自剛毅故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更無虧漏更無止息方是宇宙間大志量人

孟氏之論丈夫則有三品矣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囂囂然一窮達而齊得喪命之曰大人能諫於君出能輕於爵祿而必信必果不免于悻悻命之曰小營營壟斷左右罔利以為子孫計而不恤其躬

命之曰賤二三子之切磋于斯也其爲大爲小爲賤必居一於此矣

千金之璧襲而納諸櫝出入惴惴持之恐其毀缺無他愛之也至于身奚啻千金哉而往往輕用之若不自惜噫嘻其弗思矣

光陰易度習俗易溺非愛重其身以傲叉千古自期安能有濟

吾輩質本不劣才本不踈只患志小器隘不肯直下擔當任重道遠耳

宇宙人品代不乏才文章行檢政事節義表表稱述至全生全歸往往退縮于古檐子非賁育其誰任之

世界安能磨人人自磨世界耳薰風吹林薈蔚不能障杲日當空江湖不能浸列靈于萬物者乃被榮華拂鬱磨殺耶故善學者以拂鬱爲玉成不善學者以榮華爲桎梏

凡近高明孰爲歸宿同俗同理孰爲夫擇嬰兒巨人孰爲榮辱一背萬世孰爲夭壽

位者人可崇卑也名者人可毀譽也道也者不以崇崇不以卑卑不以毀毀不以譽譽

世人眼淺欲速見小燒亦作低銀取快一告運用於九轉七返火候縮手不敢承當正爲少千載志不肯買純陽眞丹耳

古之不入俗久矣求合於古則必咈于俗而闇然媚于俗者且將得罪于古故士君子寧受多口之憎而俯仰尙友於千載之上然後可以對越天地而無愧

學者所患在志向弗專不在才力弗足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耳目非無聰明也二用之則其才必眩入悅仁義出而有紛華之誘焉是兩聽兩視之類也語曰賁育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賁育之視童子懸矣而狐疑反不逮焉其果繇志耶繇才耶

見可欲而亂只是此志不堅好仁者無以尙之何畏乎聲色

善學者與古人相較量則日覺奮勵若與流俗相較

量則不免頹塌古人出門如賓使民如祭自家因何怠弛古人聞義必徙不善必改自家因何退縮

古人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自家因何不相關

鄉愿獨爲聖門痛斥者以其似忠信廉潔無可舉無可刺最能惑衆亦易自安故衆皆悅之悞人也自以爲是悞己也孟子指出闍然媚世處是奪他破膽洗髓妙手聖門只顧明命順帝則故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光光明明潔潔淨淨何嘗有一毫彌縫

吾儕學不得力只是起脚一步未曾眞切潔淨有愛人道好的念便是要譽有怕人說不好的念便是惡聲有求知於人的念便是納交若此者日救孺子於井猶於純王殊科刹念頭紛雜則多少客隱多少因循又安能一一以救孺子耶

仁者人也是聖門提出做人的正脉人要做人便須仁以爲已任方可頂天履地立三才之盡否則無惻隱羞惡之心便近於禽獸古人教人學做聖人學者都有推避處若只教人學做人如何推避得

眼前利鈍如花卉隨榮隨落一切毀譽如鴉鵲遥噪

遥歇眞於性分無干涉性分上凋畧故於外物上

矇矓耳

堯舜之道不外孝弟曰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詞然

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不免爲士之次此正學脉入

微處卽如王祥之孝動氷鯉感幕雀然擬諸堯舜

畢竟異科故令尹子文可謂忠陳文子可謂清而

皆不許其仁此是不著不察於良知未瑩徹

虛談虛見未可爲知德學者尚能辨之至聞善必行

告過必喜亦勇矣而獨箴以知德者鮮善從聞來
過從告來非降衷靈明自克自訟故中庸弗失不
一善必知德性用事天運川流始爲知幾始爲知止
始爲行著習察致良知之傳
問兼善獨善之辨曰吾儕須識取善字本體即工夫
始有歸宿遵順境界畱不能移
謀道謀食事異而功同講說不可以謀食聞見不可
以謀食思索不可以謀食無智愚信之至於謀道
乃倚是三者爲功而弗踐其實是畫餅而克饑也

學者不識自家德性故痛癢漠然曰憂曰樂向外馳逐舉不得其正義是德性本來安宅必須搬居故曰徙不善是德性錯走路頭必須走轉故曰改若人拋家捐產輾轉流離安得不憂

問顏子竭才如何曰天之降才非顏子獨異也使顏子才異於烝民則烝民不能學顏子之學矣昔遊廬山觀瀑布甚壯數日後山巔僧引以灌田圃遂微吾儕精神命脈於詞章註述才藝事功多少漏泄雖與世情嗜慾有間其不能竭一也故曰用志

不分乃疑於神顏子欲罷不能是何等精專

有若閒思雜念者因詰之曰汝自思閒邪惡閒思汝自念雜邪惡雜念譬諸你自醉酒邪惡酒醉

王仲大常學仙學佛復相從問聖學曰二氏之學皆從心性上用工然立在玄妙中不似聖學平平坦坦在人倫庶物內精鍊故佛自是佛作用仙自是仙作用汝只一雙脚如何踏得三條路須收攝精神歸一始得

問子夏小德出入之旨曰此正子夏悟後語當其未

悟昔只在小德上點檢必信必果硜硜小家當故

夫子以小人儒箴之及其悟也從大德上點檢而

千變萬化皆是先立其大故曰大德敦化小德川

流出入正是川流意思

戒愼恐懼之功命名雖同而血脈各異戒懼於事識

事而不識念戒懼於念識念而不識本體本體戒

懼不覩不聞帝規帝矩常虛常靈則冲漠無朕未

應非先萬象森然已應非後念慮事爲一以貫之

是爲全生全歸仁孝之蚕

討論想像原是虛套如鏡中觀花雖盡分明畢竟不到手

上蔡先生曰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鸚鵡能言不離禽鳥學不以誠而競以詞說騰者將不淪於禽鳥乎夫學以入於聖賢也而或以淪於禽鳥是則可畏也已

世俗通病只認得有才能有勳業有著述的聖人不認得個無才能無勳業無著述的聖人江門之詩曰却憐夜半齋雙髻早為人間了六經六經之了

繼往開來而反憐之何也程門謂唐虞事業自堯舜視之不過一點浮雲過大虛假使舜不遇四岳之薦終於耕稼陶漁以老焉其將不得爲天地萬物一體乎大宰以多能爲聖而子貢言又以兼之夫子猶恐其起學者之病旣學做聖人又須學做多能故喫緊以療之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今之學士大夫果能信其不多而無疑乎果能視唐虞一事業如浮雲乎果能以夜半了六經爲憐乎

須臾有息便非良知本體

億中之數若善射覆者十發而九中然猶不免於億也屢空者若置覆洞然心目無俟推測而得矣〇
夫子之在春秋也從游者三千速肖者七十矣而猶有莫我知之嘆嘆夫以言求之而莊其真也夫子既没門弟子欲以所事夫子者事有子夷攷其取于有子亦日甚矣其言之似夫子也則下學上達之功其著且察者鮮矣推尊之詞要亦未足以及之賢於堯舜堯舜未易賢也走獸之於麟飛鳥之於鳳雖勉而企之其道無繇不幾於絕德乎禮樂

之等最為近之然猶自聞見而求終不若秋陽江漢直悟本體為簡易而切實也

學者未能實見吾性本體故外物得失妄加欣戚試使見得吾頭真則或以軒冕或以箬笠而頭之本體未嘗加損也見得吾腳真則或以赤舄或以敝屣而腳之本體未嘗加損也

善學者須反觀內覺直求本體果無所障則亦臨亦保亦式亦入方是兢兢業業純亦不已一派源流

大學之教在明明德下明字是本體上明字是工夫

非有所添也做不得工夫不是本體合不得本體不是工夫

良知之本體譬諸日然一塵入之精明自眩若以金屑玉屑入之病與塵等故情欲者塵之累也意見者金屑玉屑之累也

人少則慕父母赤子之心也慕少艾慕妻子慕君而熱中此之謂失其本心大孝終身慕父母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程門所云善惡皆天理只過不及處便是惡正欲學

若察見天則不容一毫加損加損雖一毫終不免
踰矩此正研幾脉絡
此學不受世態點汚不待傳聞克拓不用億中測度
不在枝節檢點不可意氣承擔亦不藉著述繼往
開來凡有倚着便涉聲臭
心中紛擾只是將迎之累若能皆皆與徹見在工夫
如臨深履薄卽閒思雜慮自不能容常閒行路皆
悟得此病若回頭看過來路及仰而探未來路腳
下便不免錯跌

良知本體原自精明故命之曰覺原自眞實故命之曰誠原自警惕故命之曰敬曰戒懼不須打併不須攙和而工夫本體通一無二更無生熟先後之可言

仰觀於天確然常運矣俯察於地隤然常流矣內省於良知昭然常虛常靈矣日入虞淵未嘗不照水瀦澄潭未嘗不流心遇閒靜未嘗不知故愼獨之學通晝夜

黙而識之是不厭不倦宗旨學者以此爲學誨人者

以此爲誨非別有所學有所誨者

我飽而人以爲饑何損於飽我饑而人以爲飽何益於饑吾輩自反之學只求自飽而已矣

與諸生論牛山之木一章因詰問誰爲斧斤誰爲牛羊有以聲色貨利對者先生曰此公劉大王與王之具而可咎耶有以妻子貨財對者先生曰操井臼承宗祀此吾孝養之資而可咎耶有以斧斤牛羊其咎在已對者先生欣然曰我不爲斧斤誰爲斧斤我不爲牛羊誰爲牛羊

孟子千辛萬苦爭箇性善正是直指本體使學者安
身立命自成自道更無覓解躲避去處中間種種
過惡皆是自欺自畫原不是性中帶來其在醫家
直所謂頂門一針矣夫目之分皂白心之別是非
其精明一也離婁之明非有加於目也能不失其
本明而已矣堯舜者性中之離婁也萬古此天地
則萬古此目則萬古此明故堯舜皆可
爲文王皆可師直是無可疑者
能以無欲爲神人以無欲爲聖欲也者非謂世味之

參也倘聞見工思索摹事功稍以人力增損便不免適莫故億中之敏不如屢空之愚

有明有暗則猶二之也無明無暗是謂至明至明則一矣

孔子何等天縱又十五便志于學然忘食忘憂未嘗少懈觀其自責自修曰不敢不勉不敢盡連說不敢字是何等警惕何等敬畏吾儕之學只是一敢字便壞了若能以不敢為心常戒常懼常若對越神明何學不成

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有中和一是皆有位育中和不在戒懼外只是喜怒哀樂大公順應處位育不在中和外只是大公順應與君臣父子交接處人倫庶物日與吾相接無一刻離得故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兢兢不肯放過如纖絲者絲絲入簆無一絲可斷乃是經綸大經

天行常健而不已聖學常強而不息健是大蟄之自然強是眞性之自然邇來學者以因循爲平等以嚴密爲過當於古人戒懼瑟僴幾若長物恐非自

然宗旨

亦足以發此正顏子不惰不違處若子進見請問昔

動靜語默皆不是虛過了只是退省時不免間斷

顏子不可及正在亦字上文王之德之純正在亦

臨亦保故須臾不離始是修道之要

天道無停機故元亨利貞以時行而萬物生良知無

停機故仁義中正以時出而萬化成知天人之無

停機可與語時際矣戒慎不覩恐懼不聞通乎晝

夜寢食坐微離造次顛沛不可離乃能無惡於志

而合德於天若須臾玩愒生機便遏塞不論忿懥

好樂舉非天德不論親愛賤惡舉非王道於以發

育萬物峻極于天是駕燕而踰越也行者赴家不

討燕越饕風沐雨繼日待旦誰肯停擔半途寄貧

逆旅而鶩然自以爲活計者

知至至之始可與幾知終終之始可與存義知而不

至至而不終是幾失而義弗集也與不知者等故

知事親從兄而弗去乃爲智之實而擇乎中庸不

能朞月守則與納罟擭陷穽均爲不智

愼獨之義聖門於大學中庸皆揭此二字此是最切要處看來愼字從心從眞天命流行物與無妄無不具這箇眞人能戒愼恐懼顧諟明命便是朴朴實實見在工夫使一毫未眞便自欺自欺即是大病故嘗語同志曰除却自欺便無病除却愼獨便無學

道以中和爲至學以中和爲的能者以學力融氣習則行與不欲與質也咸可以成人不能者以氣習囿學力則仁與剛美德也猶不免於有蔽故自易

其偏自至其中廼是聖門相傳禮樂教學之矩一

戒愼恐懼之學不放縱亦不拘迫放則忘拘則助曰

其所不覩不聞其字當深玩正指性命本體日不

可須臾離離則過不及矣

東石王子論近來人講學多論本體於開物成務似

少實用日體用只一原權能知輕重度能知長短

吾儕只怕權度不精何患輕重長短不能審別只

今事親從兄和族睦鄉親師取友一一皆實用東

石子曰古人開物成務實用須講求得定庶當局

皆不失着曰某常看棋譜局局皆奇只是印我心
體之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亦受用不得緣下了
二三十季棋不曾遇得一局棋譜後此二三十季
亦當如是空記棋譜何補不如專心致志勿思鴻
鵠勿援弓矢盡自家精神隨機應變只方是權度
在我運用不窮

懲忿窒慾德之修也聖門講學以修德爲命脈德性
是吾心之生理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生理中脈
絡流出何嘗有忿與慾來忿是辭讓之反慾是羞

惡之又能懲能窒便是從義便是改不善若止矯

飭於事爲而不能融釋於心體終非入德之途

居處能恭執事能敬與人能忠皆肯不肯放過這工

夫方精若有昔勉厲有昔怠惰何能如之

大學言好惡中庸言喜怒哀樂論語言悅樂不慍舍

自家性情更無用功處

吾輩不及古人只是少却瑟僩二字古以嚴密今以

疏淺古以武毅今以怠緩如何得三百三千流貫

周匝

順逆境界只是晴雨出處節度只是語默此中絜净無往不絜净此中粘帶無往非粘帶

古之君子虛己取善下及芻蕘浩浩乎若滄海之納百川百川日夜宗之而不能外

穀山先生曰天下若無着實師友不是恣情縱慾便是各執己見旨哉其言之也師友箴砭不肯着實則勸善而未純規過而未淨故卑者滯情慾高者倚意見雖清濁有差而障道則均

古之人學不厭知天地之爲父母也其教不倦知四

海之為同胞也父母全而生之吾其可以自逝自
褻以辱降衷乎四海皆兄弟吾其可以自私自畫
舉不中不才而棄之乎世之君子孰不願學也俄
而厭孰不願教也俄而倦非降才殊也彼其視天
地也甚大而視四海也甚踈其志隘故其操擾其
操擾故其功懈夫焉能以倚于中行
往歲侍陽明先師于虔王巴山自廣歸見忍咳與談
談劇復咳咳止復談客退請其故曰是定山將有
文學後輩所歸若轉得巴山則六合之士皆可轉

矣乃知仁人以萬物爲一體惟恐一人不獲盡其性便是自家盡性工夫若稍涉因循則痛癢便不切矣

責難於君爲恭謂君不能爲賊萬世事君之律令責難於友爲恭謂友不能爲賊萬世交友之律令右

者君臣朋友之樂章以示周行爲好我而以鹿鳴起興鹿得美草必呦呦呼同類共食之人得周行而弗公於同類將爲鹿所哂矣

右人爲政具在方策据敬行箇乃是第一義果能出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精神凝定志氣淸明必不至妄提一人必不至輕决一事必不至偏聽一言必不至重押一票必不至久滯一因事上使下從前先後支左支右若舟之有舵裏外應手若馬之有御緩急從心中間種種病症皆以輕忽之心乘之耳

自處飽煖而不恤人之饑寒自圖安佚而坐視人之顛危此惟無惻隱之心者能之故不仁則以隣爲壑仁則以推溝爲己任

賓身如玉者可與事親憂國如家者可與報主愛士卒如赤子者可與用三軍

問明明德於天下曰世儒說是奩高遠事聖門只說是日用事所惡於上德之本明也毋以使下則明明德於下矣所惡於下德之本明也毋以事上則明明德於上矣所惡於前後左右德之本明也毋以先後從前而交左右則明明德於前後左右矣堯之克明峻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只是六合之內皆日月貞明容光必照自天子至於庶人位有

尊卑而工夫更無二矩

問道器之別曰聖門提出最分曉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盈天地皆形色也然其不可覩不可聞超然聲臭處指爲道然其可覩可聞體物不遺指爲器非二物也今人却以無形爲道有形爲器便是裂了宗旨喜怒哀樂卽形色也然其未發渾然不可覩聞指爲中然其發而中節燦然可覩聞指爲和今人却以無喜怒哀樂爲中有喜怒哀樂爲和如何得合一 人若無喜怒哀樂則無情

除非是槁木死灰

問未發已發是一旹是二旹曰後儒只添一已字便是作二旹看了未發是發的主宰發而中節是未發的流貫更無先後喜之所喜者發矣而喜喜者未嘗發怒之所怒者發矣而怒怒者未嘗發寂感無二旹體用無二界觀諸天道當自得之四旹常行而行行者未嘗言百物常生而生生者未嘗言無言便是未發常行常生便是發而中節今若於常行常生處別求箇無言的旹節如何可得

問聖門弟子之教却先行而後知曰此正指點致良知命脈孩提知愛故常愛其親便是孝及長知敬故常敬其長便是弟以孝弟修諸辭便是庸言之謹以孝弟踐諸日用便是庸德之信愛親敬長不敢慢惡於人便是愛衆事賢友仁以利其器便是親仁行有餘力以學文便是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如今之學文用爲科第之媒

問良知良能蒸民所同受如何相懸隔曰壅則不障於欲則躋蹤之食行道之人未嘗講習討論而忍

死不肯受爲欲所障則公卿大夫何嘗不講習討論而萬鍾不辨禮義受之試驗諸目不障於塵則芻蕘可以辨皂白爲塵所障則離婁不免於易天壞

問變化氣質之功曰聖門教人曰思曰明曰柔曰強何嘗不說氣質只是果能此道便是變化的訣竅反身而誠便是與天合德強恕而行便是與聖同歸孟子列在下位一章只收誠之者爲思誠何等緊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之字皆指誠

問出入無嚮莫知其鄕曰此正吾心神明不測本體其工夫只在操舍之微善學者戒懼以協天則則動靜皆有事無非肔脆不善學者縱恣以徇俗則動靜皆有欲無非憧憧故曰復亨出入無疾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若以入爲是出爲不是是丸邪生機

問致良知之旨大學未嘗指出曰誠意一章指出一箇致良知的以爲法指出一箇不能致良知的以爲戒何等分明平居爲不善至於無所不至則小

一人之良知疑於泯滅無存矣而一見君子厭然自愧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夫不知善之可好也何為而著之不知不善之可惡也何為而揜之見其良知固在也而病未能致之耳使小人而能致其良知知善必為無以尚之知不善必改不使加乎其身則慊慊然為君子孰能禦焉故慎於獨知以遏狂而入聖不是先師杜撰出來

問內外賓主之辯曰橫渠研之精矣自外而入曰至至猶是賓自內而出曰不違不違乃是主顏子語

之不惰退省是發正是不違仁實功然日至月至亦是閔冉以下人品其至處與不違間一境界故曰智及之

問戒慎工夫與誠意致知格物之合同異何以別曰戒慎恐懼便是慎不覩不聞莫見莫顯便是獨自戒懼之靈明無障便是致知自戒懼之流貫而無虧便是格物故先師云子思子撮一部大學作中庸首章聖學脉絡通一無二浄洗後世支離異同之窟正心是未發之中修身是發而中節之和天

地位萬物育是齊家治國平天下詞有詳略工夫無詳略

昔人以尚行尚言卜治亂之兆尚行者精神內與惕惕然明庶物察人倫恐無以協天則也而不暇於虛談是以合敬合愛率天下於周行尚言者精神外馳惕惕然騖辨博工揣度恐無以徼策名也而不暇於實踐是以遺親後君率天下於罟穽故善學者當研機以全其歸善政者當逝機以定其趨

愼獨正是思誠工夫愼字從心從眞獨知精明戒懼

當存不肯以一毫私偽障吾本體日用人倫庶物須臾勿離方是真心方謂之慎獨誠意致知格物皆是一串事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學問之功必從實地上做起非懸空超脫可入實地工夫只從孝弟真切處學下文引詩及孔子之言正指孝弟之實只在翕兄弟和夫婦以順父母之心從此充拓將去便是中和位育之道下文承以鬼神之德者明孝弟之道通於神明齋明盛服正是恫瘝威儀脉絡非誠於孝

弟者不能故曰誠之不可揜下章以大舜武周之孝乃是指出通於神明的格式郊社宗廟通天下於掌更不在仁孝之外孝經通神明光四表無思不服一章與此互相發明正好玩味

學問之道孳孳在存天理一有私欲即去之自戒自惺僩諟明命正是聖門相傳兢兢脈絡故一日二日萬幾可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徃季子與周順之切磋夔與同志講學一廚子在旁切肉一用刀甚快一猫升其几以刀逐之旋復切肉如故

因指語同座曰使廚子只用心逐猫猫則太矣如何得肉待客明日語順之欣然有省

天性與氣質更無二件人此身都是氣質用事目之能視耳之能聽口之能言手足之能持行皆是氣質天性從此處流行先師有曰惻隱之心氣質之性也正與孟子形色天性同旨其謂浩然之氣塞天地配道義氣質與天性一滚出來如何說得論性不論氣後儒說兩件反更不明除却氣質何處求天地之性

二爻論孺子入井一謂怵惕惻隱是指出本體一謂常人雖是本體却與聖人的本體有間爭論未已昔方對月指而諭之曰滿天一雲障露出一隙月光不可謂非本體然與萬里無雲全體光明自當不同知一隙之爲本體則學問可以入頭矣知全體未透之爲有間則學問可以進步矣

先師有訓孔門志學便是志不踰矩之學其揭上帝降衷之藴羣聖執中之脉乎矩也者天然自有之中郎所謂良知郎所謂至善加焉則過損焉則不

及不及與過雖異科其踰矩均也故天下可均爵
祿可辭白刃可蹈而依乎中庸爲難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此正文王不踰矩學脈不識者非無識也
不知者非無知也所識所知一於天則一毫聲色
不以逆其間有所歆羨便是作好有所畔援便是
作惡故曰帝謂文王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
與孔門知天命知我其天一揆禪與繼異矣而其
賢與子皆曰天征伐與禪繼又異矣而曰予畏上
帝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古之人游衍出王無非

此學敎典肅禮命德討罪皆從天敘天秩天命天討中來不敢以人爲加損其間

聖門之學心學也心也者理氣渾然者也動以天曰道心無聲無臭天機勃然動以人曰人心作好作惡紛然有不安處孺子入井而怵惕率性之道也納交要譽惡其聲三者有一焉則雜以人矣簞食嘑蹴而弗受率性之道也宮室妻子窮乏之得我三者有一焉則雜以人矣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雜也惟一者一於道心也常精常一是爲允執

厥中立之爲大本經綸之爲大經

良知純粹至善如止水湛然而萬象畢見吾儕能戒懼勿離以復其初雖傾壘注盎無往不淸明若雜以渣滓未能潔淨雖暫旹寧靜靣上亦堪然可覩一撼搖之渾濁紛然出來

良心虛靈晝夜不息與天同運與川同流故必有事焉無分於動靜若分動靜而學則交換旹須有接續雖妙手不能措巧元公謂靜而無靜動而無動其善發良心之神乎

學者不立眞志以小成自安縱勤持守終欠著察不
修實行以虛遠自鶩縱精擬議終無所歸宿故庸
德之行庸言之謹以慥慥爲準一毫不敢放過方
是聖門全生全歸相傳傳約正脉
學者從明德本明處旹旹克拓如火燃泉達眞機勃
勃平日氣禀偏重俗態膠固猛自克治不敢輕易
放過方是致良知朴朴實實課程不落虛見浮說
先師提出致良知三字貫徹顯體用而一之其詩曰
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體物不遺而

不見不聞也曰無聲無臭獨知皆此是乾坤萬有基不見不聞而體物不遺也世之傳者往往裂之舉方效圓蹤履可觀矣行而不著習而不察其蔽也支揉支測與性命寖矣高不自卑遠不自邇其蔽也虛故下學上達聖門有莫我知之嘆學是學箇甚麼達是達箇甚麼須是自戒自懼顧諟帝則勿侚口說勿落測度反躬而淺造之庶其弗畔矣乎

天下之道二誠與僞而已矣天下之學術二言與行

而已矣庸德之信庸言之謹皆措於子臣弟友相顧而慥慥是聖門之規矩彀率也言弗謹則無物行弗信則無常將奚以拔於凡民故曰視其所以式謹式信顯明無愆矣而是中隱微未能絜淨焉不免於義襲故曰觀其所由由裹而發明物察倫而一簣或虧焉猶爲大德累故曰察其所安于焉自考于焉考人則其旋弗旋吉弗吉明於觀火矣涸用工夫只從心體上點檢使精明呈露勿以意必障之如日月之與樓臺殿閣糞壤汙渠境狀萬變

順應如一稍有障蔽即與掃除雖頃刻息之而不可得古人所以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正欲完此常步之體耳

鄒氏學脈卷之一終

穎泉先生要語　　門人艾而康述

學者真見得萬物皆備於我則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一也人倫庶物一刻與吾不相離旹旹徹盡吾明察之功即旹旹是希舜功課

學者真有必求爲聖人之心則即此必求一念是作聖之基也猛自奮迅一躍躍出頓覺此身迥異塵寰豈非千載之一快哉

饑食渴飲與葛寒裘順其則而行之便是道作焉者

在山之激也急焉者下流之淤也激與淤均之謂癈天職

世謂聖人未可至然舍聖人而學猶學射而無的將何所命中乎外此便是自小自小即自棄有志者舍聖人無學也

明道先生自謂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此孔門參前倚衡意終食造次顛沛無間方可言皆習方是無須臾之離

横渠教人令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

化私者盡無間渾是道理即所過自肰化矣此是

關中性性物物宗旨

和靖問伊川如何是道曰行處是或以問明道令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上求此是孔門庸德庸言慥慥一派的脉

和靖謂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如人到神祠中致敬皆其心收斂更着不得毫髪事非主一而何此最得濂洛一脉

聵菴謂近看孟子見人便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

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人欲之私做得病痛旨哉

學莫要於識仁仁人心也吾人天與之初純是一團天理後來種種嗜欲種種思慮雜而壞之須是默坐澄心久久體認方能自見要面子曰默而識之識是識何物謂之默則不靠聞見不倚知識不藉講論不涉想像方是孔門宗旨方能不厭不倦是故必識此體而後操存涵養始有着落

學莫切於敦行仁豈是一箇虛理禮儀三百威儀三

于無一事而非仁也知事外無仁仁體昔昔流貫則日用之間大而人倫不敢以不察小而庶物不敢以不明人何嘗一息離却倫物則安可一息離却體仁之功一息離便非仁便不可以語人矣顔子視聽言動一毫不雜以非禮正是昔昔敦行昔昔善事吾心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眞與妄耳此明道先生指點人識眞處不識眞雖安起亦不覺事皆人爲也終與天隔終非入聖之途

學者今日無可添只有可減減盡便無事此伊川先生示人歸一之要惟日務於減則精神凝聚一處而工夫自覺省力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惟患不能堅勇橫渠先生此言欲人先樹根本無根本培養個甚

孔子只十五歲肯便斷然以聖人爲志志字最有力要如饑渴之於飲食纔悠悠便是志不立夫孔子何等聲價尙緊切如此考亭斯語聞之盍嘗猛省

舍己從人最是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
守己固而後人輕也明道先生斯言即顏子若虛
若無之心也以此取善德何爲而不進
忠信乃進德基本無忠信則如在虛空中行德何以
進龜山示人以立基之要學者聞之當向內力求
倘何虛談虛見之務哉
謝上蔡曰人不可與不勝已者處鈍滯了人蓋直諒
多聞皆於已有助若與不勝者處則自覺有餘其
日損無疑學者可不深思

先儒謂學成於靜此因人馳於紛擾而欲其收斂之意若究其蘊則所謂不睹不聞主靜之靜乃吾心之眞本不對動而言也即周子所謂一程子所謂定皆有動靜而心無動靜乃眞靜也若皆而靜存皆而動察乃後儒分析之說細玩子在川上章可日見矣

改過貴於勇過不改終身不得爲無過之人能改是一刻小人爲君子在於瞬息之間然不勇終是悠悠終不得爲君子勇則中自憤發縱平日習重質駁

亦自日見其消融矣厭過亦未易言孔子謂苟志於仁無惡也若非有此眞志則終日縈縈皆是私意安可以言過倘惡在躬尤當猛省陽明夫子曰常見自已不是是眞藥石吾人在胷懷間百秊有幾可不猛省以流於惡哉

取受貴於虛有盂盂之虛自有盂盂之容受有湖海之虛自有湖海之容受顏子若無若虛非自知其已之有與實也而故爲是以來善眞見得自已一無所有是以汲汲皇皇求受以自輔若自視其有

與實則訑訑之聲色拒人於千里外矣滄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虛也吾人取友當以顏子爲法

義利之辨乃舜蹠趨避第一關夫子罕言利子長氏謂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利誠亂之源也然吾人在天地間自饔飧裘葛以至仰事俯育何嘗離得此但人只是懷私便己之念重所以終日縈縈如雞騖然無一毫超然物外意若能安於義命傳志分內則此身已自超於千仞之上縱潔身絜行亦未

必至於凍餒象山先生鵝湖之會以喻義喻利由於所志所習有味哉其言之也先哲云一日之間朝堯夕蹠一念之微出堯入蹠中間更無駐足處吾人可不細審日所孳孳而忍置身於蹠之徒也哉

今之言知者不識其本良而誤以知識當之不盡致知之功而咎此知不足以盡學故學必竭盡良知之分量而後知始致所謂格物者又不識格字本義夫格之爲言正也會稽云所謂正者正其不正

以歸於正之正字今邪必欲待其不正而後正之失其旨矣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豈待其有非而後格之格其心使不至於不仁不義正程子所謂防未萌之欲故正者吾正之不正者吾邪杰其不正以正之合而究之其義始全

學者之所趨必辨其端二氏雖皆以性命爲宗然其端自有毫釐之辨象山先生以經世出世別之亦就其與之可見者言之耳其微尙未析也近世多尙佛學以爲求道捷徑然不知彼固專求之內視

一吾儒之攻摹擬尊格套者固有閒欣聖學無內外無精粗內與精且不可言況外與粗耶卽吾日用倫物閒卽吾盡性至命處程子謂彼於敬以直內則有之而無義以方外要知敬義無二功卽所謂敬以直內亦未見其是至謂其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真洞燭其弊或謂今士大夫多溺之何也曰士大夫旣苦於背義視經書爲梯筏偶覩佛書見其善解脫以爲彼得其內與精不知吾人爲舉業所縛以厭心視經書若肯放下舊習

以觀佛書之心細究論語周易而以心身默默體之則看一艮卦勝於讀一部楞嚴經易所謂天下何思何慮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不更純粹而光明耶舍堯舜周孔大道而旁趨於西竺異端可淺惜哉

陽明先生指出良知之眞體而談眞體者或失則易以爲大陽當空仰窺隨在而月遷善改過爲第二義是知原天而忽承天之實功也自懲談眞體之易也或失則難以爲雲霧四塞陽光隱蔽而欲直

求何思何慮之體非過高歟是知告人而忘天錫
之眞機也程子曰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體以誠
敬存之而已存以誠而不使之間存以敬而不使
之息此似不用功而實煞用功乃疑其專務此體
其肰耶周子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肰必懲忿窒
慾遷善改過而後至能實致其力於懲窒遷改而
後剛健之體在我此似於落枝節而實不離根本
乃疑其功靡協一其肰耶由前言之大禹之治水
行其所無事也順水之性而非鑿也由後言之大

禹之疏鑿決排而竭胼胝之勞者亦順水之性導之流而非拂也善乎曾子之擬夫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是眞體眞功合一無閒

古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而不悉指其事何也夫心猶樹之根也根固則枝葉暢茂花實繁美自有不容已者是以愛物之心存於中則當因而因雖值衡議裂夬之衝而思爲砥柱以造百季安靜之福此必爲之也當建而建雖值

衆論沮抑之多而思爲闢譏以消四夷寇竊之計此心爲之也譬之主一室者其所以爲子孫垂久遠固藩垣自盡厥心而已而衆議之是我與否吾何暇與之計耶

夫子謂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爲鮮蓋眞能見過則卽能見吾原無過處眞能自訟則常如對讞獄吏句句必求以自勝矣但人情物理不違於吾身苟能反身求之又何齟齬困衡之多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人我無間其順物之來而毋以逆應之

則物理有不隨確當者乎

格致之功乃曾子發明一貫之傳天下萬事萬物莫
不原于吾之一心此處停妥不致參和即是大公
之體以此隨事應之無所增損起滅即是順應之
流行矣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莫非以此貫之

學道愛人孔門即學即政之宗旨也如保赤子一言
尤當旹旹提撕以禔福蒼生

夫處子在室未致問人以育子之方而饑寒疾痛不
待赤子言而自與赤子適者心誠故也此心而誠

即吾不學不慮之眞饑而預知其饑寒而預知其寒一體之愛周遍閭閻居官者知所以全吾此心則所以待民者自無異於待赤子雖今世之民不免有饑智之巧然其能言饑能言寒處其情又易達於赤子卽吾眞心以求之則其情可通其僞亦自不容掩況斯民三代視上尤眞吾之微處彼亦能洞悉之所患者吾不學不慮處易於淆雜耳一念之眞天日可鑒將察情行政因地制宜妙用種種自有不言而喻者矣世所慮者上之人不易信

下之人不易孚而吾之性氣嗜好未易一一盡融不知一誠積久上下可通至於性氣之當消嗜好之當除苟知體炯然消除又何難之有

所論應事接物惟求本心安妥便行否雖違衆弗恤學能常常如是本心旹旹用事久之可造於誠世有以真實見美者吾因之以加勉有以迂濶見誚者吾不因之而稍改何也學所以求自信而已非爲人也然所謂本心安妥要亦當有辨真無私心真無世界心乃爲本心從此安妥乃爲真安妥不

肰恐夾雜世情夾帶習見未可以語本心安妥也
孔子一生只是下學上達視聽言動出門使民居處
執事莫非求仁實功觀子見齊衰者與師冕見二
章可見聖學無內外無隱顯一以貫之
文成夫子格致之功千古聖學的脈今世之談學者
語知而非良語良知而不肯實用致知之功稍知
致知為宗而離卻格物是以於天則所在至善所
止反以為礙而惟從佛氏求悟夫悟非從脩來終
非下學上達之旨

今世之高明者數厭孔孟宗旨而求之佛書言悟而不言修似與下學上達脈絡相背馳夫論語一書專以求仁爲脈而其用力惟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而孔子之自課惟曰子臣弟友之未能而於言行不敢盡不敢不勉而已至於肫肫慥慥之體即在其中從事佛旨者不免有偏程伯子謂高明者流於恣肆謹厚者入於固陋旨哉其言之也

夫爲吾一身之主爲天地萬物之主孰有外於心所以握其主以主天地萬物孰有過於存心非我公及身體貼安能言之親切若此第存心莫先於識識心莫要於靜所謂心固不出乎腔子裏然退藏於密者此也彌滿於六合者亦此也所謂識固始於反觀默認然淨掃其塵念而自識其靈明之體可也識此靈明之呈露而不耑滚研窮以得其全體不可也所謂存固始於靜皆凝結然屋漏此操存之功也參君子亦此操存之功也所謂靜亦有

二有以背言者則輒亦定靜亦定之動靜是也有以體言者則不對動說寂以宰感翕聚以宰發散無背不凝結亦無背不融釋所謂無欲故靜即程門之定是也若曰有背靜處則能必其無厭動處耶若曰常在裏面停停當當則方其在外背又何者在裏面耶心者天下至神至靈者也存心者握其至神至靈以應天下之感者也苟認定吾靈明之相而未盡吾真體之全即不能免在內在外之疑苟分存心與應務爲二背即不能免靜背凝結

勤昔費力之疑頗公不以其所已得為盈至而潑識此心之全體盡得存心之全功則自有渙然氷釋處矣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程子曰仁者渾然與物為體語體也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程伯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語功也識之眞自存之久存之久則識愈眞非有二也

孔門之學只有箇求仁是矣又曰求仁之方只在求放心似猶二之也仁人心也求仁亦即求此心而

已矣求放心即此心不放而已矣然心未易識而求之之功亦未易盡也天與吾以至虛至靈之體本無欲也後來日染月壞念慮紛紛然妄矣惟默坐澄心争掃一切妄念而自認其原來之真體真體既露旹旹操存事事操存意味綿邈自有不可須臾舍者故獨居研求此心此學也羣居切劘此心此學也簿書奔走此心此學也此即夫子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學不厭而教不倦者也然未有不自默識入而能不厭不倦者

學不明諸心則行爲支明不見諸行則明爲虛明若明其所行也行者行其所明也故欲明孝德非趨悟乎孝之理已也眞竭吾之所以事父者而後孝之德以明欲明弟德非趨悟乎弟之理已也眞盡吾之所以事兄者而後弟之德以明舜爲古今大聖亦惟曰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舍人倫庶物無所用其明察矣若本吾之眞心以陳說經史即此陳說即行其所明也安可以爲逐物本吾之眞心以習禮講小學即此講習即行其所明也安可以爲

末藝然今世所謂明心者不過悟其影響解其字義耳果超果神者誰歟若能神解超識則自不離日用常行矣故下學上達原非二皆分之即不可語達即不可以語學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作與語固為行止與默亦為行人一日何嘗可離行耶行本重然實不在明之外也

所謂將來學問只須慎獨不須防檢而既往愆尤習心未退當何以處之夫吾之獨處純然至一無可封待識得此獨而嘗嘗慎之又何愆尤能入習心

可發恥但吾輩習心有二有未能斷段其根而自前暫却者此病尚在獨處獨處受病又何慎之可言有既與之斷段而舊日熟境不覺竊發者于此處覺悟即爲之掃蕩爲之廓清亦莫非慎之之功譬之醫家急治其標亦所以調攝元氣譬之治水雖加疏鑿決排亦莫非順水之性見獵有喜心正見程子用功客處非習心之不去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此正是困勉之功安可以爲着意但在本體上用雖困且若亦[illegible]不可以言

防檢今世之防檢者亦有熟習不可以其熟習爲
得操存之要何如何如程門愼獨之旨發於川上
正是不舍晝夜之幾非禮勿視聽言動皆皆在禮
上用力即愼獨也皆皆是禮皆皆無非禮安論境
界試淺言之雞鳴嚮晦宴息吾心亦炯然不昧吾耳
目身口亦不能離又安有無視聽言動之皆雖在
夢中有呼即醒何嘗俱入於滅易所謂寂者指吾
心之本體不動者言也非指閒靜之皆也工夫只
是一箇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在知處討分曉

不在境上生分別

水示元城之學力行七季而後成上蔡別程子數季始去一矜字何其難于曰欲仁而仁至又何其易切問也夫仁何物也心也心安在乎吾一昔無心不可以爲人則心在吾與生俱生者也求吾之與生俱生者安可以昔日限試自驗之吾一念眞切惟求復吾之眞體則此欲仁一念已渾然仁體矣何有於妄何處覓矜無妄無矜非仁體而何至于力行之熟消融之盡則不能不假以歲月耳今高

明既信吾夫子欲仁仁至之語則即此處求之足矣不必更於古人身上生疑斯善求仁矣

聖誠而已矣君子之希聖其惟誠之爲貴乎中庸揭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爲誠者之事旨哉其言之也夫此體不待思得不由勉中物與無妄渾然天成惟聖人爲能性其性所謂率性之道即天也誠之者之所擇擇此也固執執此也外是則動以人非不待學慮之良矣是故達天道之真者其知誠之原乎求識此天真以盡人之道者其知

思誠之功乎

諸生知道之原乎率吾天命之性而罔或加損焉君仁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兄友而弟恭道也晨興而夕息饑食而渴飲燠葛而寒裘道也故曰五者天下之達道又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順吾之則而不離誠者其安而至乎察吾之則而弗敢離誠之者其勉而至乎參以仁智之見與由之終身而弗悟者其不至於道均也

夷尹孔子均謂之聖而孟氏乃獨有所願何也攷門

人之記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其自言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而孟子則以可仕可止可久可速歸之比是而觀則知夫子之心江漢秋陽皜皜一大虛體可不可無一毫繫乎其念故昔任而任何倚於任昔清而清何倚於清孟氏之願學非以此與今天下之人莫不皆有所願恩積財者願在富恩榮秩者願在貴然願富者數求奇羨而附猶未可必願貴者矜名死權不能必趙孟之弗我奪何則願在外故也吾心有仲尼張憤至於

志食顏孔亦孔孔也吾心有予輿懼澤之漸而弦淑之顏孟亦孟孟也陶猗弗能爲之匡趙孟非能爲之奪豈非顏吾之所自有者哉夫自有而顏顏在我也自顏而學學在我也然非習習終不可以喜此學吾夫子食於少施氏而飽即飲食習也而徵蒸之問來矣章甫逢掖襲諸地即衣服習也而縕袍之誦止矣使擯執圭勃如躩如即出入起居習也而郊勞致館之擯徒文矣故事無小大皆無動靜遇無順逆而一以是習之將學永而顏遂不期悅

而自悅而皜皜之真體完矣朋至斯斯樂皆行而行無意也人莫知而不慍皆違而達亦無意也以至一語一默一瞬一息即此類具推之無遺矣斯學之成也皆中之盎也

舜大聖人也其用功緊要處只在明庶物察人倫二句吾人日用間何嘗一刻離得倫物常盡吾明察之功兢兢不敢放過即此是明明德是格致實功不務於庸德庸言而期慥慥恐適燕而指粤可不慎哉

顏子好學處只在不遷不貳怒不以己而以物是此體常止而不爲怒遷志仁始無惡過而此體常一而不爲過貳方可謂之眞好學或謂此顏子得力處曰得力處從用力處來舍下學而語上達是欲造干仞之臺從何處立基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何等明白直截透澈研幾者不求所以復吾易簡之體也若厭易簡而別事深研恐未免有妙契疾書之弊使其果爲自得何謂不爾則志之矣學者玩心釋典不若究神於易

周子謂聖可學乎而斷肰以爲可謂學有要乎而斷
肰以爲有直指出一爲要而即繼之曰一者無欲
也欲盡則一之體復而靜虛動直明通公溥舉在
其中矣故不從無欲而學終不足以達肫肫皜皜
之脉

世之人重富貴而不知有趨於富貴者慕功名而不
知有趨於功名者趨乎二者之上道德是也道德
有諸己則真見吾之至富至貴可愛可求之實得
則行志若固有之不得則求志於我何損焉故君

子汲汲於道德者非惡富貴而厭功名也不爲一身之誅而念在于天下不爲一昔之計而心存乎萬世謂之曰趨肰物表迄矣衰孫應試書此以勉之毋忽道德而逐昔好焉吾其慰矣

學問之道無他在識其本心而昔昔操習之本心者不學不慮之良也識得此體而於愛親敬長忠君信友以至於視聽言動之閒事事不敢放過則其行習可稱著察肰此豈可易言哉有必爲聖人之志而後其識也習也自有不容已者矣

敘立誠錄

舉業與聖學同乎曰將無同聖學與舉業異乎曰烏乎異言顧行行顧言聖學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舉業之弊也然則將奈之何曰顧之而已矣顧之莫若立誠今世之舉業者每日顏何人哉睎之則是使如其言而修誠斯立矣言貴于睎而置吾身於睎顏之外非僞乎亦每日聖學不明人心陷溺使如其言而懼誠斯立矣慨天下之溺而不自知已淪胥于其中非僞乎此則誠僞幾微之辨也或

曰斯𨳝舉業之必至也惟要之斯善矣曰善治水者不拂水之性善教人者不易人之業人所以為人者心也心之精神惟所用之頤上之所好何如耳上好經義經義斯人也上好詞賦詞賦斯人也上好孝弟方正孝弟方正亦豈外斯人哉故上不必令下易業令之易志而已若語汝之善宓莫若鄉舉里選朕意非關雎麟趾亦徒汝耳烏能以端士習乎校士東省方其末試進諸士而語之曰諸士之為言勿予欺也自顧行而已矣乃觀其文無

詭于道又進而語之曰諸士之爲行勿自欺也恒顧其言而已矣言睎顏吾不敢怠言陷溺吾不敢蹈斯善居業以誠吾身以應

國家之求者乎故善學者修詞即所以立誠不善學者雖修天爵亦所以滋僞茲拔六郡之文梓之合而名曰立誠錄諸士其顧于此而期慥慥焉孰謂居業之地非進德之基乎不然亦徒言而已烏用梓以滋僞

鄒氏學脉卷之二終